

泰國研究

陳毓泰編主

122

鄭王時代泰緬之戰

陳毓泰

——鄭王傳鄭王之武功下半章草稿——

最近因為應「星洲中國南洋學會」之請，選譯了兩篇有屬於鄭王的文章，一題「昭拔耶宋加綠傳」，刊於「南洋學報」第一卷第二輯；一題「鄭土史續」，刊於「南洋學報」第二卷第一輯。該兩篇文章，全屬現任泰國藝術廳職官吳福元先生的傑作，對於業已湮沒了的鄭王史，給發掘出了不少的真理，這是數不得一闕底。由於閱讀了吳福元先生的大文以後，譯者乃對於鄭王史料的收集，更形努力，冀探討一些仍未被吳福元先生所發掘底真理，依目前所搜集到的有關鄭王史的泰文文獻，其數量已知為可觀。

在這裡所發表的，篇，係屬於「鄭王之武功」的下半章，也就是作者擬編的「鄭王傳」底一小部份。本文敘述的重心，完全着重於鄭王時代泰緬之戰，全篇共有九小節，把鄭王正式登極後有關於泰緬發生戰爭的因果關係，予以有次序的叙述，行文的形式，完全按照泰皇族丹隆親王所著的一泰緬戰爭史一而編成，惟依丹隆親王的編次，鄭王時代的泰緬之戰，全部共有十次，不過依作者的意見，認為丹隆親王所描述的第一次泰緬戰爭，純屬於鄭王光復泰緬所必經奮鬥底歷程，因此把這一次的戰爭，始歸于鄭王光復泰緬的卓內，結果本篇所敘述之泰緬之戰，祇有九次，這是本文與丹隆親王所著泰緬戰爭史所不同的地方。

更有進者，本文所敘述的，有一部份和丹隆親王所著的頗有出入，為使讀者了解起見，作者特把其出處以文所根據的書名列出，以供參考。

總之，這裡聲明的，本文係屬草稿，而且係急促之作，缺點當難免，這還得請讀者予以原諒的。

——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九日作者附識

上半章記載鄭王即位後，費十四年的時間從事努力拓展領土的經過，給提述了一個輪廓。在這節裡需提及吞朝與緬軍作戰的事因以及其詳情，同時着重於鄭王對緬作戰的戰略，以示鄭王確不愧為異端稀有的天才戰將。

依據一般的歷史專家的意見，咸認緬軍攻至利阿瑜陀耶都，鴻沙鉢底王與阿瓦王的作戰目的有別，鴻沙鉢底王的征邊，行動如君子，惟阿瓦王的征邊，則類似強盜。因鴻沙鉢底王征邊，目的在讓暹羅為其永遠屬國，擴張其強大的勢力於黃金半島上，組成一個緬甸大帝國。所以在戰勝暹羅後，照例雖有搶掠財物以及搜擗人民之舉，但還是適可而止，此舉純在使暹羅仍然維持其國家的形態，在其統治之下，不致變成荒城。可是反觀阿瓦王此次征邊，其主要的目的在搶財和擄民，完全無統治暹羅的存心。所以凡為緬軍所通過的城市，一經緬軍肆意撲掠焚燒後，幾全部變成荒城，至于首都——室利阿瑜陀耶都，當然也遭受了焚掠底同樣命運，惟被焚燬的程度有限，大半的屋宇和建築物，依然存在：「終鄭王在位時間，此半焚燬的故都底景象，還隨時可供人憑弔，可是到了叻陀納哥盛朝，此半荒涼的故都，受了多次的挖掘和拆卸，於是僅存了我們目前所看見的十數以一一小部份敗牆殘壁了」。（見鄭王紀念像碑委員會編印鄭王史續第二集卅三頁）

阿瓦王攻陷故都後，大概認為泰族不易統治，蓋前朝的鴻沙鉢底王雖統治了暹羅，然不久後即遭受了滅滅，因此阿瓦王乃決心藉暹羅加以毀滅，使城市不成其為城市，並虜去大批泰民，在班師時，僅委拍那功駐守於三株菩提樹區，從事搜刮財物以及人民，隨時運赴阿瓦方面，並未委出相當的泰族人統治破裂了的泰族人，至于地方秩序亦不予以整頓。總之，破滅了的暹羅，阿瓦王全不計較，亦不辦理其善後，結果一世英傑的鄭王奮起了，三株菩提樹區的拍那功緬軍被擊潰，光復了暹羅的首都。

關於鄭王光復了暹羅首都，並擊潰了三株菩提樹區緬軍的消息，是否為阿瓦王所悉，不得而知。惟依緬史載：萬象室利娑多那羅那扈多王必有向阿瓦王報告，暹羅方面出現了鄭王，被擁立為君，統治暹羅。當時的緬甸，適與中國發生糾紛，不時兵爭，不信暹羅有了大變動，蓋國家已破碎，人民逃散，當不足為大患，乃行文塔瓦大守是記嗎羅耶領軍開入暹羅，偵察聯靜。於是第一次對緬戰爭爆發了。

第一次 萬公之戰

二四三

爭作總敘述，則此班底的數數，也就互有出入了。

塔瓦乃太守接任者也。命令後，營隊和關軍隊於始紀元二三二零年（亥年）十月全、南所育（「*น้ำท่าสูง*」）之研開（*อุบลราชธานี*）境內，照欽（*จันทร์*）大史官教，招勸太守此次所率領的緬軍，總數約二零，零零零零人。惟聖丹薩（*ดานซาก*）的意見，則認為太多，因這次的戰爭，並非大戰。

此外塔瓦乃太守此來，有如偵察秦方的動靜，遇有人企圖自立，則設法予以鎮壓及平服之，據此撫瓦城太守所統率的軍力，必不超過三千人！當時緬軍所必經的孔道，化碧城（*แม่สาย*）及叻丕城（*เมืองราชบูรี*）伊闐宛（*อโยธยา*），兩緬小隊還駐紮在叻育城，沿河岸緬軍所築的營寨，依然存在，宋跋烏歸（*สันปาร์วติ*）塔瓦城太守軍平順地通過，抵萬公區，則有華軍營設在前面。這抗爭軍數量不多，係鄭王預先派駐於此者，蓋萬公關係軍事上的重要據點，而被堵由西面來侵的緬軍，由於華軍作戰驍勇，累建奇功，在此重要的位置，華軍遂被委託此駐防的重大責任了。

塔瓦城太守軍開抵萬公後，即下令進攻華軍營，設予以包圍，營內的華軍雖勢孤，但仍奮力抗戰，不稍示弱。夜公城（*เมืองไน*）方面悉敵軍壓境，急報鄭王請授鄭王接悉其事，立委拍摩訶蒙蒂任前鋒，先行駛援，而鄭王本身則親率水師突襲，開赴夜公城。

時塔瓦城軍仍未攻下萬公的華軍營，鄭王水師即於同日實行夾攻，緬軍前後受敵，結果潰不成軍，四散逃赴叻丕城方面的昭卡奧區而返其塔瓦城。此役秦軍鹹殺了不少軍員，緬軍的船隻，亦全部落於鄭王軍手中。這次戰役，完全繫于萬公華軍的死力抗戰，堅守孤營，奉報敵軍，因此鄭王的援軍遂得一鼓擊潰緬軍，滿載而凱旋！

第一次 宋加綠之戰

佛紀元二三二三年（公元一七七〇年）的景遇城（*เชียงราย*），依然受治於阿瓦王，緬土在室利阿瑜陀耶都未破以前即委阿帕耶卡摩尼（*Aphayakhamani*）任景遇城太守職。這位阿帕耶卡摩尼，後被緬王晉封爲波摩瑜源（*Pomayunguen*），惟史籍上所載的名字每有出入，有稱爲阿巴羅耶卡摩尼（*Aphrakamani*），有稱爲婆摩邑溫（*Bomayunguen*），最是以婆摩邑溫訛爲波摩瑜源了。

當鄭王大軍征砂汪卡武里城時，昭拍凡的黨羽以及一部份泰人皆投奔景遇。景遇太守波摩瑜源自以爲勢已居，可拓展其勢力南向了。於是在佛紀元二三二三年（寅年三月一號東南下侵犯宋加綠城。

宋加綠城太守爲鄭王禁名曉將拉耶拔闍耶哈查（*Jahichyura ja Phar*），任宋加綠太守時，其母即已晉封爲昭披耶宋加綠（*Chao Phrya Sawan Kalok*）（關於昭披耶宋加綠的身世，請參閱作者所譯昭披耶宋加綠傳，刊載於星洲南洋學報第一卷第二輯），緬軍來侵時，昭披耶宋加綠傳到任三個月而已。

宋加綠城自古以來列爲二等大城，係北方的軍事上重要據點。鄭王委昭披耶宋加綠任宋加綠太守，實其切當。同時宋加綠係古城，領有堅強的城廓和砲臺，才可取信于人。昭披耶宋加綠擔任此要職時，宋加綠城的軍力並不厚，但昭披耶宋加綠仍努力予以整頓，城廓以及砲臺皆經過相當的修葺。

波摩瑜源大臣聞境，昭披耶宋加綠即派軍堅守城廓，同時差人分別馳赴鄰近各城求援，新軍立即攻城，惟不下，乃下令將城包圍。城內的昭披耶宋加綠亦不時派軍出城與緬軍抗戰，相持不下。

昭披耶宋加綠的求援書一經遞達鄰近諸城後，當有代理彭世洛城太守昭披耶梭羅室利，代理拔闍耶城太守拍室利羅闍黎初，以及代理遠古台城太守拍奏南等，各領軍馳援，因此採用裏應外合的方策，來擊新軍。波摩瑜源軍被擊潰，損失了不少兵馬以及軍資，餘者皆逃返景遇，因此宋加綠之圍遂解。各城太守待戰事結束後，即各返原城。此次秦緬之戰，根本未擾動及朝廷方面的軍力援助。

第三次 首次征景遇

鄭王此次親率遠遠，依循史籍所載的行軍錄，實可証出與新軍侵宋加綠城的事件有關。新府長樂王源係於年三月（佛紀元二三二三年）圍攻宋加綠，吃了敗仗而逃歸。同年四月鄭王即親征景遇。

據此即可推測出，新軍騎南下的消息，必爲北部諸城的某城太守所探悉，急飛報吞朝，新軍包围宋加綠城時，昭披耶宋加綠必再度飛報吞朝。報告實大慨於三月間抵達吞朝，時鄭王自北方班師也朝未久，軍隊仍未全部出散，且以新軍將波摩瑜源領軍南下，深恐新收復的北部諸城將再度失去，乃亟召集各軍於四月間北歸，惟鄭王大軍僅達半途，經北方諸城太守密切的吶叱之下，把新軍擊潰了。鄭王大軍依然不班師，開抵拔闍耶城，並調集各城軍隊會同出征景遇。

查鄭王此次征景遇，大概認爲景遇的緬軍實力，未見若何雄厚，同時阿瓦都方面亦正與中國發生兵爭，必無力馳援景遇，此外景遇緬軍在宋加綠城吃了敗仗逃回，軍心仍不安定，如追蹤進取景遇，當不難一鼓而下。更有進者，出征軍是自漢隊皆現成，無須新召集。如此一攻下景遇，對大局尤有大利，蓋可得數千軍士下，且可免遭受有如室利阿瑜陀耶朝的大患。作算此次征景遇，未能奏效，亦可藉此觀察該處的地形，以作將來有備。